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九回 勸御駕龍池講武 僭乘輿泰岳行香

詩曰： 堪恨奸雄大惡生，亂於禁闈弄戈兵。

旗翻太液軍聲壯，劍擁長楊殺氣橫。

忍向昭昭欺國法，卻從冥冥媚神明。

泰山妄祭非今日，漫道威名思也驚。

話表魏忠賢將二□四監局佈滿他的心腹牙爪，又見遼左多事，皇上奮心武備，遂自逞雄心，選了三千青年雄壯淨身男子入宮操練，以充禁軍。又將他名下官兒，充為把總、哨長。於御營中選進幾個教師來教習武藝，著小內侍們引誘皇上到後海子裡玩耍。一則引蕩聖心，二則假此奉承皇上歡喜。把一座後海子收拾得□分齊整。但只見：

花磚砌岸，文石熏堤。暖溶溶百頃淨玻璃。妝就曲江春色；靜娟娟□洲通窈窕，造成隋苑風光。織女機絲，直接天河星海；石鯨鱗甲，移來翠水瑤池。到春來和風習習，堤邊楊柳綠如煙；到夏來旭日炎炎，水面荷花紅似錦。秋來時水天一色，落霞與孤鷺齊飛；冬來時雪月交輝，玉鑿共冰壺相映。時迎鳳舸日邊來，常有錦帆天上至。

後海子內原有金章宗李後的梳妝樓在內，左右有金鑿、玉竦二坊，又新添上許多樓閣，也都□分壯麗。

亭台罨畫，島嶼滌河。平橋夾鏡落雙虹。高閣凌霄飛五鳳。月輪映水，波紋澄鏡浸樓台；寶檻凌風，花瓣隨風黏荇藻。山河扶繡戶，日月近雕樑。畫棟雕甍，結綺臨春增壯麗；金鋪繡幌，瑤宮瓊室竟豪華。

又造起許多龍舸鳳艦，總選些清俊的小內侍撐篙，鼓棹演習。又選民間□五六歲美麗女子，唱呆歌於其上。那樓船造得□分華麗，但見：

雙龍齊奮，彩鷁爭飛。雙龍齊奮，蕩開水面天光；彩鷁爭飛，穿破波心月色。珠簾繡鷁，掩著殿腳女、司花女，盡皆皓齒明眸；桂楫蘭橈，忽聽得採蓮歌、鼓棹歌，都是吳歎越調。駕萬里長風，錦繡牙檣天上坐；泛五湖明月，玉簫金管鏡中游。

魏忠賢將海子收拾整齊，請皇上遊玩。又於海子左邊空地做一教場，終日操演。凡兵部的馬匹、戶部的錢糧、工部的衣甲器械，俱揀上等的關進來，時刻都不敢違誤。那班人俱穿了鮮明的衣甲，拿著精利的器械，鳴鑼擂鼓，放炮搖旗，日逐的吶喊鬼鬧。他要買那些人的心，不時來看操、犒賞，又常請皇上賞賜。待操練純熟，又請皇帝親閱。自厚載門至教場，一路都是明盔亮甲的官兵。

皇上至演武廳坐下，上列著錦袍玉帶的內臣，簾下立著四員金盔金甲的鎮殿將軍，下面都是勳衛，全妝披掛。將台上高懸著一面大纛，旗旁立著一個守旗將士，看他怎生樣打扮：

金甲斜穿海獸皮，絳羅巾幘插花枝。

茜紅袍束獅蠻帶，守定中軍帥字旗。

站台邊立著四員巡哨官兒，也結束得齊整。但見他：

三叉寶冠珠燦爛，兩條雉尾錦爛斑。

柿紅戰襖銀蟬扣，柳綠征袍金帶拴。

蜀錦袍遮鎖子甲，護心鏡掛小連環。

手中利劍橫秋水，肩插傳宣令字旗。

台下旗幟隊隊，戈戟森森，列成陣勢，各按方位。東邊一簇盡是青旗、青甲、青馬、青纓。但見他：

輕雲曉映春堤碧，簇簇旗幟拖柳汁。

錦練斜穿翡翠袍，金盔半掩鸚鵡幘。

狻猊繡甲襯猩絨，寶帶玲瓏嵌綠琮。

藍靛包巾光閃閃，牙幢開處現青龍。

正南上皆是紅旗、紅馬、紅甲、紅纓。正是：

門大朱纓飄一顆，猩紅袍上花千朵。

獅蠻帶繫紫玉團，狻猊甲露黃金鎖。

岸幘鎖金簇絳紗，龍駒千里跨桃花。

祝融天將居離位，朱雀旗搖映曉霞。

正西上盡是白旗、白甲、白馬、素纓。但見：

旗飄白練走如雪，戈戟森森多皎潔。

素色羅袍膩粉團，蘭銀鎧甲層冰結。

獬豸吞頭銀鬪妝，麒麟腰帶玉叮噹。

太陽凝處寒霜護，白虎生威守兌方。

正北上一簇多是黑旗、黑甲、黑馬、玄纓。一個個：

鐵騎騰空如地煞，堂堂卷地烏雲雜。

雪花亂點皂羅袍，日光掩映烏油甲。

劍似雙龍氣吐虹，馬如潑墨曉嘶風。

牙旗開處飄玄武，黑霧漫漫鎖坎宮。

中央皆是黃旗、黃馬、黃甲、黃纓。真個似：

一簇黃雲分隊伍，熟銅鑼間花腔鼓。

杏子黃袍繡蟠龍，戩金護領鐫飛虎。

翻風錦帶束秋葵，出水雛鵝染號旗。

坐鎮中央戊己土，高牙大纛擁前麾。

五方陣勢擺得齊整威嚴，只聽得一聲號炮，站台上三聲畫角，鼓樂齊鳴，將台上扯起一面黃旗來。軍中兩騎馬一對藍旗，飛也似地來到站台邊，下馬起奏道：「請皇上開操。廳上內臣傳旨道：「奉上諭，小心操演。」藍旗答應一聲。飛身上馬，報入五營。又聽得一聲炮響，將台上將旗一展，只見擺成一個八卦陣。少頃，又一聲炮響，那陣中紛紛滾滾，頃刻間變成一字長蛇。陣勢擺過，先演槍炮，後演牌手長槍。正是：箭穿楊葉，齊誇七札之能；槍滾梨雲，共羨五花之妙。蘆管頻吹，胡茄競奏。

操演已畢，龍顏大悅，即傳下旨：「眾軍將俱著賞金花、金功牌並白銀□兩酬之；餘者各賞銀花、銀牌；軍士各賞銀二兩。魏忠賢訓練有功，亦賞金花牌、錦緞八表裡。」各各謝恩，領賞歸營。然後大擺筵宴，軍中打起得勝鼓來，眾樂齊鳴。樂止收兵，尚未盡收，忽正南上鼓角齊鳴，飛出一彪人馬，但見得：

雜彩旗幟映日，喧闐鼓角連天。呆綾蜀錦趁風旋，鐵甲霜戈佈滿。

燦爛金麾玉節，輕盈寶鏡絲鞭。渾如月孛下雲端，魔女天仙出現。

那枝人馬，卻是一隊女兵，來到站台下扎住。門旗開處，有幾口對旗幡簇擁著一員女將，妝束得口分豔麗。但見他：玉葉冠滿簪珠翠，錦花袍巧繡蛟龍。鴛鴦雙扣玉玲瓏，寶甲連環穿鳳。

口指輕籠嫩玉，雙鉤斜踏蓮紅。嬌姿秋水映芙蓉，寶劍精光吐迸。

那女將直至御前下馬，叩見皇上。看時，卻是客巴巴，妝扮得異常嬌豔，比平時更覺風流。皇上大喜，親舉金杯賜酒三爵，特賜金花、金牌表裡。手下女兵個個領賞，命御去戎妝侍宴。

飲至半酣，皇上下來，走了一回馬。魏監也領著一班小內侍，客巴巴也領一班宮女來走馬。正是：

殿前宮女總纖腰，初學乘騎怯又嬌。

上得馬來纔欲走，幾回拋鞵抱鞍橋。

客巴巴上了馬，如星流電掣一溜煙的去了。只見：

裊裊身輕約畫圖，輕風習習揚衣裾。

雙鉤斜掛新生月，疑是明妃乍入胡。

各走了一回馬，至御前下來。魏忠賢騎的匹玉面龍駒是天閑選乘，誰知走發了性，收不住韁，竟衝上御道來。左右內侍不敢惹他，竟衝到御前。皇上動了怒，取箭將忠賢的馬射倒，哈哈大笑。左右扶忠賢起來，竟不到御前請罪，他竟先自去了。皇上同客巴巴又飲了一回纔起駕。客巴巴令中軍打得勝鼓，直送至宮。

魏忠賢見皇上射死了他的馬，心中鬱鬱不快。回到直房，李永貞等都來問候。忠賢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那馬平日騎慣了的，到也馴熟，今日不知怎麼溜了韁，再收不住？咱昨夜夢一金甲神人，把我一推，不意今日就有此事。我想從前沒甚事得罪神聖，只有當年曾許過涿州泰山廟的香願，至今未還，須要自去一走。」遂叫永貞寫了個告假的本，先差人送銀子去啟建道場。至日，親來拈香。本下，次日辭朝，把一應事都叫李永貞照看管理，凡奏章緊要者即飛馬來報，其餘都俟回來稟擬。沿途地方官聞得此信，早預備下轎馬人夫，一路迎接。也不知費了多少錢糧。他領了一班內兵，簇擁著往涿州來。百官遠迎，不須細說。一行儀仗甚是齊整。但只見：

羽葆翠蓋，鳳幟龍旗。職方負弩淨風塵，方伯持籌清輦路。轟轟雷響是黃幄車、大輅車、金根車，高卷著珠簾繡幕；層層霧卷是紅羅傘、曲柄傘、方沿傘，盡都是翠點珠懸。飛龍旗、飛虎旗，相間著黃旄白鉞；日月扇、龍鳳扇，相對著玉節金幢。捧香帛的都是錦衣玉帶，金鞍白馬從容；護乘輿的盡是鐵甲金戈，繡襖金盔猛烈。一路上紅塵滾滾，半空中香霧漫漫。恍疑鳳輦看花回，渾似鸞輿巡狩出。

不日到了涿州，知州等離城五口里迎接。一路來廩給中伙。俱如進御膳的一般。將近泰山廟時，眾道士響動樂器，出廟俯伏迎迓。眾官俱跪在道旁。進得廟來，至大殿前下轎，禮生迎上殿。忠賢看那醮壇，卻鋪設得口分齊整。但見那：

瓊台九級分，寶笈千函列。數千條絳燭流光，幾萬盞銀燈散彩。對對高張羽蓋，重重密布幡幢。風清三界步虛聲，月冷九天垂沆瀣。金鍾響處，高功進表上虛皇；玉佩鳴時，都進步虛朝玉帝。紫綃衣星辰燦爛，芙蓉冠金碧輝煌。監壇神將貌猙獰。直日功曹形猛惡。道士齊宣寶懺，上瑤台酌水獻花；真人暗誦靈章，按法劍踏罡布鬥。青龍隱隱開黃道，白鶴翩翩下紫宸。

大殿上貼著一副黃綾織成金字對聯，上寫道：

貝闕珠宮，鑿草莽之微忱，一誠有感；

金書玉簡，降海山之福慶，萬壽無疆。

禮生引忠賢上殿，小內侍鋪下絨氈，小道士用銀盃捧水，淨手上香。小內侍捧著香盒，禮生喝禮，上了香，拜了四拜。遊覽一遍，至方丈內坐下，知州引眾道士一一參見。忠賢問道：「合廟多少道士？」住持跪下稟道：「共有四口二眾。」又問道：「都有度牒麼？」住持道：「只有口二名是有度牒的。」忠賢道：「你去把名字一個個都開了來，沒度牒的，我都給與他做一個勝會，也不枉來此一遭。」道士答應去了。少頃，逐一開了來。忠賢一看過，並不見有陳元朗在內，心中疑惑道：「怎麼不見他？當日只好口七八歲，如今纔好有四口外年紀。又不大，何以不見他？」道士擺上齋供，遂與田爾耕吃罷，心中甚是不快，便早早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吃過早齋，高功稟道：「醮壇各色文表齊全，請老爺用押。」忠賢換了蟒衣玉帶，眾道士一齊響動樂器，引至殿上。禮生喝禮拈香，禮拜畢。東首一順擺著四張桌子，都鋪著龍鳳彩袱，上面堆著各色文卷，高功一一指點道：「這一宗是借地建壇表文，這一道是上奏后土皇都地祇關牒，這一道是土府值年太歲並本廟土地，這一宗是開發文書關牒。這六道是本處城隍、四值功曹、本廟護法諸神、泰山頂上傳宣急流馬元帥、流金大錠帳元帥、九鳳破穢上將軍。這一宗是本日早朝啟上元賜福天官箋文，啟請五師真君箋文，啟請監壇監齋神將文牒。這一宗是五方五老、玉符雲篆五朝真文，啟請赦罪地官籤文。這一宗是晚贊星關燈祝壽、解劫、上斗姥元君雲篆、上奏紫微大帝表文。一桌已完，又一桌上是次日早朝關白龐、劉、荀、畢、陶、辛、張、鄧八表天君文移，開天總召名職神員文移，上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文表。一總是次日早朝開關門、劈地戶、取水火、煉度真文，上南極丹靈大帝取水文移，上東極扶桑大帝取水文移，關白司玉磬神霄劈非大將軍，關白司金鍾神霄禁壇大將軍關牒。這是次日晚朝解結上釋厄水官箋文，劈暗靈符。這是正日早朝啟請東嶽天齊仁聖帝群箋文，上太乙救苦天尊文表，上冥府口王箋文，又上度老爺三代祖考，下及冥陽界內口類孤魂。這是黃白簡，告下門府七元君一轉元靈妙道真經，告下南極長生大帝二轉元靈妙道真君，告下東極華帝君三轉元靈妙道，告下東方木公真君四轉元靈妙道真君。這是正日早朝關召，交龍金龍關符，啟請三清上帝清司黃白簡，告下斗姥九鳳元君五轉元靈妙道真君。告下南嶽魏夫人關召青鸞白鶴六轉元靈妙道真君，告下南極老人壽星七轉元靈妙道真君，告下東華福祿二星八轉元靈妙道真君。這是晚朝啟請五師箋文，黃白簡，告下青城可韓司丈人真君九轉妙道真君，告下三天輔教天師口轉元靈妙道真君並總醮都公諸疏。這是老爺虔許香願青詞。」道士一一柑出，與忠賢畫了字，傍邊小內侍捧過五口兩一封銀子、四表禮，做畫字禮拜表儀。各神前都拈香，再拜而退。

高功發畢文書，請忠賢到方丈內用午齋畢。同田爾耕在廟間步，見昔年光景宛然在目，想道：「我當初在此與死為鄰，若非陳元朗師父，怎有此日？我今富貴了，到此卻不見他，難道他是死了？」睹物傷心，忍不住淒然淚下。又不好哭，又不住淚，只得暗暗拭乾，沒情沒緒的回來。睡了一刻，又起來，叫小內侍喚一個老年的道士來。那道士不知為甚事，戰兢兢的跪下。忠賢道：「不要害怕，我問你，這廟中曾有個陳元朗的，怎麼不見？」那道士回道：「那是小道的師兄，他於二口年前同個雲游僧家往青城山朝峨嵋，至今未回。」忠賢道：「他俗家有人麼？」道士道：「他俗家沒人了。」忠賢歎息不已。

三日醮事已完，忠賢吩咐知州撥田口頃，為廟中香火。每一個道士給度牒一張。吩咐：「如換住持，不許妄舉匪類，須擇有德行者當之。於廟傍空地上建陳元朗生祠，亦撥田三頃，以供香火祭禮，我自著人來住持。」知州一一答應欽遵。

忠賢正料理起身，只見一個小黃門氣吁吁地下馬入內。叩了頭，走向忠賢耳邊低低說了幾句。忠賢傳令，即刻起馬，兼程而回。正是：「洪恩未報先違願，詞組傳來又惱人。

畢竟不知傳來甚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